

莫里哀劇集

上輯之

璜

黨

李健吾譯

開明書店

Nous  
L'amus  
Qu'on  
Ala ch  
Ei sur  
Avec  
pau  
Maur  
Gulle  
Et don





集劇戲哀里莫

二之輯上

璜 · 黨

譯吾健李

行印店書明開

璜 · 黨

版初月六年九四九一

○四 · ○價定冊每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翻 譯 者	著 作 者
開 明 書 店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范 泚 人	李 健 吾	莫 里 哀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50 P.) K

改編或上演須經譯者同意

## 序

就結構來看，莫里哀的黨·璜 (Don Juan) 顯然不能夠在這方面滿足戲劇家的要求，散漫，牽強，任性所之；他在第一幕安排黨·璜駕舟去搶一位小姐，到了第二幕，僅僅做爲翻船遇救來到鄉野的藉口；他要皮艾羅下場，他要黨·璜把知心話說給他的聽差，他要窮人出現，他要強盜打劫喀爾勞，他要艾維爾小姐在第一幕恐嚇黨·璜，在第五幕原諒他的一切，爲他的安全苦苦哀求等等；一位好劇作家必須顧到故事的自然和必然的程序，輕易不把觀衆陷入徬徨的心境，前後失據。拿莫里哀其他傑作來比，例如前一年的達都夫 (Tartuffe) 和後一年的忿世嫉俗 (Le Misanthrope)，黨·璜在組織上幾乎不可能和二者相提並論，但是，事實上，牠是一齣莫里哀的傑作，黨·璜這個傳奇人物由他傳了下來，正如另一個傳奇人物浮士德，由哥德傳了下來，後人如拜崙、莫

扎爾 (Mozart)、麥芮麥、德拉克瓦 (Delacroix)……幾乎沒有一個例外，不是拿莫里哀的人物做藍本。黨·璜的存在仰仗莫里哀的手筆確定，因為這裏不再是一個布道的例證，從今以後，有了靈魂，有了哲學，故事貶做一架工具。

達都夫和忿世嫉俗完全根據現實，莫里哀的拿手好戲是拿活生生的材料，就他所體驗意思到的，在一種獨來獨往的境界，揉成他的穎特的造詣。假如故事或者形式是前人的，他的工力永遠不在重複故事，而在把生命賦給性格和活背景，成爲一個有靈性，也就是有個性的存在。原來庸俗，幾乎停了脈搏的生命，經過天才和現實的加工煉製，重新獲得撼動宇宙的活力。他和黨·璜的傳說的結合，從藝術創造的過程來看，可以說是偶然，不像莎士比亞處理漢穆萊提，也不像哥德處理浮士德，那樣合好無間，那樣「心心相印」，莫里哀幾乎完全是從客觀的哲理的觀點出發，他拿戲劇的場面來說明性格，如刀剝筍，愈往前去，面目愈新，不像他在別的傑作裏面，他拿性格來激動戲劇的進展。他所愛於黨·璜的傳說的，往深裏看，只是黨·璜這個怪人而已。

故事的發祥地是西班牙。依據塞維勒的史乘（Chronique de Séville）。

黨·璜·太腦芮奧（Don Juan Tenorio），一位貴人，有一夜劫奸一位小姐，還把她的父親余闊阿（Ulloa）武士殺了。家人把他埋在方濟各派（Franciscans）僧侶的教堂，立有石像。僧侶用女人做餌，把黨·璜引到教堂武士的私殿弄死，然後散布流言，說黨·璜到教堂來侮辱石像，石像顯聖，把他打進地獄去了。信徒利用他的傳說給基督教增加威信，著重說教，充滿中世紀神祕劇（mysteries）的氣息。一位叫做嘎布芮艾勒·太萊斯（Gabriel Teller）的僧侶，筆名提耳掃·德·毛立納（Tirso de Molina），和黨·吉訶德的偉大的作者活在同一時代，寫了一齣分成三「日」的悲喜劇，題做塞維勒的騙子和石頭的客人（El Burlador de Sevilla y Convidado de piedra）。黨·璜在這裏及時行樂，處處留下改悔的可能，臨死呼籲神聖解救。傳說很快來到意大利，加重滑稽成分，前後有了兩種演出的本子。一六五七年左右，意大利喜劇演員把牠們帶到巴黎上演，滑稽，地裂火噴的機關布景，轟動了大量觀衆來看。營業價值是翻

本的最好的保證。法國立刻也有了兩種演出，最後加上莫里哀的匠心的製作。

一六六四年五月十二日，他懷着熱烈的雙重期待，藝術的和銀錢的，獻演他新近完成的巨著達都夫，僅僅一場就被官方禁演了，教會的阻力高到不可能再高，他費盡了心力，沒有能夠跨越過去。但是，他是他的劇團的團長，沒有劇目等於沒有收入，於是爲了維持職業演員的生活，創作一時來不及，他看了風行全國的黨·璜的傳說。

點石成金是一種癡想，可是在藝術製作上，一個通俗東西幸而遇到偉大的心靈來冶鑄，亮黃黃的成了寶物。原來東西儘管不成形，和偉大的心靈一定息息相通，纔好在孕育上，達到完美圓適的境地，漢穆萊提之於莎士比亞，浮士德之於哥德，就是最好的說明。黨·璜的傳說具有浪漫傳奇的性質，和在現實裏面打滾的莫里哀顯然有若干本質上的距離。然而一次看中了這個故事，他不苟且，不吝惜生命的贈與，如若不能夠加強浪漫傳奇的性質，他把自己全部靈魂放了進去，凡他能夠爲力的地方，經他輕輕一點，立刻有了深度，而且立刻



有了積極的現實的意義。他拾起一個中世紀人物，給了他一個新的性格，和莫里哀同樣屬於當前的法蘭西。他看夠了那些出入宮庭的大小貴族，他們的日常言行便是黨·璜的生命的源泉。黨·璜成了人，主動：荒唐然而高貴，尋歡然而永遠得不到愛情；好奇，膽大，機智和語言一樣灑脫，像一個科學家，拿女人做廣泛的實地試驗。最重要的是，他屬於沒落的貴族。

莫里哀讓我們看到他的忿怒和憎恨。達都夫演不出，他釐了一肚子氣悶，於是抓住機會，他藉黨·璜的讚美來奚落那些投機的虛偽人物：

「虛偽是一種時髦罪惡，只要時髦，就不是罪惡，就是道德。好人這種角色，在所有的角色裏面，是今天最好扮演的角色，而虛偽這種職業有意想不到的方便。這是一種藝術，欺詐永遠受人敬重；不管揭穿不揭穿，沒人敢說牠一句壞話。」

莫里哀曾經在達都夫裏面揭穿過一回，但是受打擊的是劇作者，不是那位戴假面具的教士。對於那些不給祖先留體面的貴人，他同樣利用機會加以鞭撻，這

回輪到黨。璜挨罵了，父親老老實實教訓他道：

「你不配你的門第，你真就羞也不羞？講給我聽，你也好有權利引以爲榮？你在世上幹了點子什麼充貴人？你以爲有名有姓有祖蔭就夠了嗎？難道我們生在閥閱世家，專做渾帳事，算得了一種光榮？不，不，沒有人品，門第不值一文。」

貴族開始往下坡路走。十八世紀末葉的革命在這裏先就埋下種子。接着說別人說過的話要有勇氣，但是頭一個想到也就說到了的，像莫里哀這樣以進步的姿態攻擊他應當侍候的主子們的，勇氣應當分外足。

於是，主子們發話，黨·璜演了十五場，營業雖好，復活節後禁演了，第二次公演的時候，從一六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到一八四七年一月十五日，中間相隔將近二百年了。

第一次公演，莫里哀飾斯嘎納賴勒，那個通情達理的乏小子，現實生活磨練出來的鬆跟班，好像黨·吉訶德的跟班胖子潘沙 (Pancha)。

黨

璜

一名「石宴」<sup>①</sup>

## 人物：

黨·璜 ⊕ 路易的兒子。

斯嘎納賴勒 黨·璜的聽差。

艾維爾 黨·璜的太太。

居斯芒 艾維爾的馬伕。

喀爾勞

艾維爾的兄長。

阿龍斯

路易 黨·璜的父親。

莎爾勞特

鄉下姑娘。

瑪杜芮

皮艾羅 鄉下人。

景在西西利。

武士的石像

拉·維奧萊特

辣高且

黨·璜的跟班。

狄芒實先生 商人。

拉·辣麥 劍師。

一個窮人

黨·璜的隨從

喀爾勞和阿龍斯兄弟的隨從

一個鬼

# 第一幕

【舞臺上是一座府邸。

## 第一場 斯嘎納賴勒，居斯芒。

斯嘎納賴勒（拿着一個鼻煙壺）不管亞里士多德跟那幫子哲學家怎麼說，世上就沒有東

西好跟鼻煙兒比；這是君子人的嗜好，活着不聞鼻煙兒就不配活着。牠不光活潑，打

掃乾淨人的頭腦，還教人正經，仗着牠，人也就學着變成君子人了。難道你沒有看

見，人一聞鼻煙兒，待人就周到了，歡歡喜喜，到一個地方，就左也請人聞，右也請

人聞？簡直連等人要也不等，就投人所好先迎了上去；凡吸鼻煙兒的人，鼻煙兒幫他

們兜起榮譽跟道德的情感，這話對極啦。話到此為止，還是回到我們的本題罷。親愛

的居斯芒，依你說來，艾維爾小姐，你的女主人，想不到我們走開，親自追趕下來，

你說，不到這兒來尋找我的主子，她就沒法兒活，心叫他整個兒收了去。你不要我

偷偷兒把我的見解告訴你？我擔心她的愛情得不到好報，她到這城旅行沒有結果，一

動不如一靜，你白跑了這一趟。

居斯芒 可也得有個理兒呀？斯嘎納賴勒，求你啦，告訴我，你怎麼會想到這壞兆頭兒上的？你的主子一五一十對你講來的，他對你講，他對你講，他對我們心冷了，所以這纔走開的？斯嘎納賴勒 不是他講的；不過，我這麼大概齊一看，離譜兒也就不遠了；用不着他對我說，我拿穩了差不多是那麼回事。我也許會猜錯了；可是，像這類事，說到臨了，經驗很夠我用啦。

居斯芒 什麼？難道黨·璜變了心，這纔不告而別？艾維爾小姐那樣賢淑，他真好意思這麼傷她？

斯嘎納賴勒 也不見得，那是因為他還年紀輕，沒有勇氣……

居斯芒 他那樣兒貴人，居然這樣卑鄙！

斯嘎納賴勒 對啦，他那樣兒貴人，虧你怎麼想的，他會爲這個把心死了？

居斯芒 可是他必須遵守婚姻的神聖的誓言。

斯嘎納賴勒 哎！我可憐的居斯芒，我的朋友，相信我，你就不知道黨·璜是什麼樣兒人。

居斯芒 當然嘍，他對我們幹得出這種壞事，他算什麼樣兒人，我是不知道；我真不明

白，曾經愛到那般地步，情急到那般地步，恭維也懇摯到那般地步，又是許願，又是歎氣，又是眼淚，信熱烈到那般地步，矢口否認，再三賭咒，總之，他顯出萬分激昂，熱情汪洋，甚至於打開一座道院的神聖的障礙，把艾維爾小姐搶在他的手心，我說，在這一切以後，我真不明白，他會分得出心來失信。

斯嘎納賴勒 沒有什麼大困難，我就明白；你要是清楚他的爲人，也就容易瞭解他了。我不是說，他對艾維爾小姐變了心，我還沒有確實的證據；你知道，他吩咐我先動身，他到了以後，也還沒有跟我談起；不過，就算警告也好，我先私下裏告訴你，我的主子黨·璜是自來地上有的最大的壞蛋，一個瘋子，一條狗，一個魔鬼，一個土耳其人，一個邪教徒，不信天，不信地獄，不信法師，一輩子就像野獸一樣過掉，一個酒色之徒，真正一個薩達納怕勒，堵住耳朵不聽別人的勸告，我們信奉的東西全當兒戲看。你告訴我，他娶了你的女主人！聽我講，爲了滿足他的熱情，他再過分點兒也成，娶她算不了什麼，他可以娶你，娶她的狗，娶她的貓。結一次婚，在他破費不了什麼；他用不着別的詭計勾引那些美人，天生一副做新郎官的料子，貴夫人，貴小姐，城裏太太，鄉下女人，對他就沒個太冷太熱。他在各地方娶的婦女，我要是把名子全告訴了你啊，這章書講到夜晚也沒個完。聽了這話你吃驚，臉顏色也變了；其實

不過描了個大概齊，要想把本人畫像了呀，起碼還得另描好幾筆。這也夠了，上天一定有一天會處罰他的；我嘖，寧可侍候魔鬼，也不侍候他，他幹的壞事我看多了，我巴不得他已經去了我說不上來的地方。不過一位大貴人同時是一個壞人，那就可怕了；厭惡歸厭惡，我得對他忠心；畏懼在我成了熱心，管制我的情感，常常逼我誇讚我心裏憎恨的事。他在這家宮裏散步，現在來了；我們分手罷。至少聽我這句話：我把秘密開門見山說給你，出口也未免出得快了些；可是萬一傳到他的耳朵裏去了呀，我會大聲講你撒謊。

## 第一場 黨·璜，斯嘎納賴勒。

黨·璜 什麼人在跟你講話？那個樣子，我看好像是艾維爾小姐的居斯芒那傢活。

斯嘎納賴勒 大概也差不到那兒去罷。

黨·璜 什麼？是他？

斯嘎納賴勒 正是。

黨·璜 他來這城裏多久啦？



斯嘎納賴勒 昨兒晚晌。

黨·璜 他幹什麼來的？

斯嘎納賴勒 他有什麼事，我想您夠清楚的。

黨·璜 不用說，是我們出門兒這當子事哪。

斯嘎納賴勒 老實頭爲這挺難受，問我到底爲了什麼。

黨·璜 你怎麼回答來的？

斯嘎納賴勒 我回答，您先什麼也沒有對我講。

黨·璜 可是，你怎麼個想法兒呀？這件事你怎麼看？

斯嘎納賴勒 我嘍，我想，您別見怪，您腦子裏頭有了新的愛情。

黨·璜 你那樣想？

斯嘎納賴勒 是的。

黨·璜 像活！你沒錯，按說我應當告訴你，另有一個女人把艾維爾從我的心裏攆出去了。

斯嘎納賴勒 哎，我的上帝！我一下子就看準了我的黨·璜，我知道您是世上最好跑動的

人：喜歡散步，換了地點又換地點，就恨在一個地方死待着。